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李二溟學憲

明公載江漢之英靈粵揚馬之萃藻直將照暎  
千古詎止跋趾一方曩誦晉錄制義端醇儼與  
弘正諸名家相揖讓而叙致敝事又宛若先秦  
西京之遺今天下地大材豐孰踰兩浙迺出

特命以明公之當今第一流者提心印而秉文  
衡前旌所及會稽句甬之間亦旣颯颯承響矣  
東越首藩南輔首善星壤相接河潤非難則我  
江左斯文丕振之一大會也鼎祚歷落可笑人  
爾昔季仰辱明公勤尺書而問諸菰蘆之中委  
以筆札之役比卽附使報聞殊愧崖略及明公  
之峻遷而北也鼎祚方閱藏金陵不皇以一力  
將送疏節可知後季餘鄉人倅廣安因獲以鄙  
序踐侍御公之成言茲往一通聊復且完諾責

于主記黃鐘大呂之前猶有拊鏡擊缶者不自  
量矣

與陳錫玄博士

往壬辰涼風之候仰塵陳先生見尋虎丘追繹  
燕市之舊杯酒流暢言序蟬連今殆十五季幾  
成半世先生廻翔鍾山玄湖之間寄跡儒吏儼  
然仙隱雲笈緝函日新日富嘗奉北堂鈔陳先  
生固今之行秘書也實具菽菽之鴻裁寧復虞  
監之殘魄而已每讀每歎有此勝舉比月西垣

先生南擬削單牘申仰止嗣聞擢司曹北矣茲  
傳且暫留也小兒士都就試行敬先布之從史  
兒輩失學孤經孤豎何足備數宮墻儻蒙內之  
將命亦使知有孔李通家耳鼎祚別十五年中  
不敢望長安西笑杜門挾策從白蟬老已戒秋  
度江而來一承玄塵以聞所未聞旦夕先生之  
徵命下乎尚及果此願否

荅葉一之廣文

候及授衣鼎祚尚被葛日夕思歸偶爲焦太史

孫大司馬所遲留亦以撰文紀有相質者然不出旬餘反棹矣承諭碑事太史處前旣失言不堪委曲昨有家信及兒輩俾請正門下或必欲鄙文借名少司空覺老爲妥倘以爲可此中弟卽與轉致此老清望方重非止因尊顯而已太尊見知深卽鼎祚不得不一破格耳仙客丈習荒土久何惜白駒之維黃雞紫蟹歸當共先生一把醉也

荅祁爾光明府

往屈車騎而臨之值鼎祚偶出郊關交臂坐失  
悵望云何秋中薄遊金陵獲奉良訊兼扇頭贈  
篇敘致斐疊持論精確命之矣顧屬爲弁於大  
集則鼎祚非其任然而卒不敢辭者一藉手以  
有所質也一附尾以有所托也京市應酬雜沓  
才一撫几便聞叩門無羶德而有塵勞間開澹  
生堂卷頭一尺暫如拂以冷風濯以清淵耳然  
亦不敢以蓬之心輕搖筆端點染妙質所謂見  
大巫則小巫氣索亦自情實也歸伏荒壟牽率

成章用完宿諾其於祁先生之所爲超悟玄解  
了無交涉本非到來人安能遽作徹後語惟一  
笑置之別付能者且無使鼎祚著穢佛頭自作  
罪過爲幸令君廉儉終歲無從得一鮮而厚斥  
俸貽得無傷惠耶敬謝

荅楊四尊

台臺收東南之瑤琨篠簜而獻之 天府所謂  
進賢當受 上賞也棘後鼎祚尚在秦淮間卽  
事樞謁則騶御已及國門之外矣冬中歸而台

臺移節涇川鼎祚跼伏荒隴遂遠門墻頓深茅  
藿爾仰承寵頒新曆使違時之士猶識管籥之  
和兼損俸金俾乞除之家亦叨椒栢之享惠隨  
春至感與歲增旣荷一物之包蒙願祝三陽以  
交泰敬鳴謝款嗣布瞻言

又

比歲荒政吾郡不一弔於天而萬幸於仁人之  
在位台臺首巡由間凌波面賑一則適其將散  
俾且安居一則乘其不備可無詭冒蓋已振其



大綱矣是後議蠲務勸種種區畫固出太尊之  
苦心實由台臺之襄力凡我士民有胷有口咸  
得內佩而外傳頌之迺猶遜美推名虛懷下問  
誠哉德盛禮恭古大臣勞謙之鴻度也重違鈞  
諭據所聞覩真切者列款上呈仰竢采擇然皆  
台臺與共有者爾無庸鼎祚喋喋

荅吳本如大叅

往從臨汝拜命之辱率爾報聞是後門下入而  
經文緯武出而秉節維藩迨茲歲星一周矣條

風應律蘭訊下投遠尋雞壇之盟密叅鹿苑之  
旨所云騰騰任運兀兀自如但能無着便是真  
境翁丈猶以塵緣爲累耶謂灑卽塵則知謂塵  
卽灑何得自生分別也鼎祚本鈍根人初機未  
授頓悟何由總向文字中求黃葉止啼堇酒已  
渴育子俛俛迷途漸遠大醫王肯恡金篦之施  
乎先人去越州五十年而越人士過厚追且尸  
祝之廼門下實有曲成焉此非所可要之舉李  
公豈可要之人固重奉路一言耳其言出賢人

君子眎俎豆光矣鼎祚子若孫不知何所置感也葉使君甚荷翁丈之遂其高志忽有言於南中隱尚生妒而名之難全也如此相與寄嘅金華福地嚴灘客星皆明君侯之部內倘乘興湖艇一叩前茅可期也

與鄒彥吉大叅

往從吳興一嘗拜命是後不相聞問者十有餘年矣先生高臥九龍玄風雅韻照拂江左每晤詞人衲子皆被容接又未嘗不述先生之齒頰

及鼎祚也海內作者一時雕謝牛耳之盟當有  
所屬先生其可南北鄉虛讓乎鼎祚繆以今之  
爲文不原始而類襲今因誤文紀昉自古始以  
訖六朝顧僻生不文之鄉家復約無異書可讀  
意若富五車記三篋莫如先生且貴邑多巨族  
竝羣玉之策府也欲來詣左右寄跡庶下一見  
所未見鼎祚窶人也不敢以口腹累安邑能日  
酌第二泉一斗以沃我足矣文紀凡例先塵主  
記勿聞清商樂部申於吳之妖浮儻得借觀亦

是七日寤而響鈞夫耳鄉友孫生以布衣游士  
大夫間有樓君卿風偶經錫山屬爲置書郵門  
下宇宙雖廣臭味難同室遠人邇我思云何

與尹且孺

曩夏沈君奉啓事賁存縉采清音五色炫而七  
始宣也吾大父母有子矣迺謬屬傳尊先公則  
且孺足下之聽過也僕豈其人而不敢挺然遽  
辭者以鼎祚之于尊先公分則子民誼則世講  
交則知己至所爲大賚吾宣者身親見之卽其

時間有所面質吾雖不文然言皆實錄事無溢  
美或者其庶乎遂拜命勉爲之傳若礦之役處  
最難而惠最鉅諸論者似謂以術裨闔之夫處  
事誠不能無機權顧何至純用術不佞以彷彿  
王文成之處柳永間或微有當焉所恃吾丈有  
成風之斤可斲也傳者傳也固宜識其大而士  
範示諭欲稍從詳故亦不甚遺決訟課士爲郡  
邑常談雷同足厭家閔生卒例具誌狀無贅矣  
税金一事皆以定哀之際其辭微僕不肯有所

避俾尊公廉節不著也往勞布幣雖非無處終  
當歸之內帑暫附占謝尊先公墓未宿草鼎祚  
尚及置一束之芻顧白馬西來稽至今日亦竊  
內媿其薄爾俎豆之典輿情久叶寒族子姓頗  
多庠序受知尊公二三友越在境外歸必圖之  
比日飯草蔬使者良用郭有道自解也

又

先大夫去守越歲星周且半而貴郡猶然尸祝  
於賢人之間新正得李學憲書始知嘗再舉批

行也亦遙度吾丈垂念世好委心曲調非誼盛  
情真何克臻此鼎祚漸老有二子四孫頂踵就  
捐詎足稱報且脉脉藏之而已命使遠臨將速  
不佞從駿奔之末猶切感戢鄙意以諸公本出  
輿論而鼎祚亦初無私干不必期會益章公典  
秋中自當踵謝高門稽首祠下王先生雖由吾  
丈屋烏之推然不佞父子微惠鴻矣一緘附荅  
望更致聲往歲貴邑王君伯良者曾以尺牘及  
題紅諸刻自輦下見貽時方在平津邸無從裁



覆今東歸否便乞示音

荅王玉里

敬亭距山陰道上里不及千寧川距宛上里不  
及百足下旣陟文脊銘瞿矧則去僕一由旬地  
何交臂而坐失馬足下今之馬卿也臨邛令廼  
故深閔之豈九鼎之重連城之寶非齋三日設  
九賓不輕以示乎祁侯第一流人空作第一縣  
宰雖繁簿書不廢歌嘯足下其有意虎丘太湖  
耶恐復衙齋卧游耳華訊惠投詞致宛縟若已

再承良深尉藉乃聞貧病相仍窮愁見迫此虞  
卿所由著書而廬陵以序先都官者也足下方  
禹中之境負摩空之材用古用今何所不適六  
月一息幸善自寬若僕進不逢年退不成隱比  
歲頗尋學殖悔其少作亦欲稍有所結撰或可  
小勝而心長髮短所謂臣之精已銷亾矣拱臂  
駟馬不如進道唯足下好圖之先大夫去越五  
十餘年而猶然尸祝非貴郡士風厚美當不至  
此仁兄無因無緣爲之倡義卽施于不報而爲

人後者亦尚有胸罔所置感敬陳東信以仰酬  
神交之雅附聲氣之末儻足下果來涇必寄徑  
下邑有先人之救廬足存也把酒持螯候以秋  
日

### 荅王文學

人生聚晤實有機緣故或比鄰而千里或海外  
在席端足下之不獲與且孺兄偕固以吾兩人  
機緣未到耳所稱鬪客亦是緣熟迺能爲足下  
白駒之維熱惱場中便有清涼境界昔人問一

大德何處避暑去荅曰向鑊湯中去此意可想也且孺謙和藻雅定自後來一儁豈獨秀才之喬盼尹氏之家寶而已唯吾丈贊成之美才良不易得也蕭伯穀入郡當爲致聲從布賈見况嘉翰及戟山之扇儻總留伯穀所不可知不然竟作洪喬故事矣然要必把手劇談爲快不腆敬亭宛水願以效駕附具涼物充僕夫一日之費

與徐少司空

昨秋薄遊陪都仰勤晉接發晬顏于桂醴承餘  
響于蘭言道義所薰凡鄙盡洗入冬以聞家庶  
母疾亟星夜馳歸遂不皇謁謝臺端跼伏至今  
僇言感并集頃者  睿思方殷一時枚卜衆正之  
塗漸闢衡鉉之望久隆且往減省工役之大疏  
則旣簡在  帝心卽今崇陟駿命以爲邦家光  
鼎小子之旦夕所顛顛望者也計自執別以來  
歲筭將周清商應律敬裁蕪記奉候台禧就日  
瞻巖曷任翹跂

與李季宣

弟鼎祚與仁兄別長遠也其間升沈離合且弗  
談一時南都之游吾家諸子皆化異物存者董  
仁兄及謝少廉及弟三五人仁兄才華節俠帶  
映大江之南北卽用未竟其志所得多矣弟久  
不爲世所羈斂常往來秦淮間何能要仁兄亂  
流而濟共問走馬呼鷹舊跡乎少廉有侄孫于  
宣公車義書詠悉工實秀才之僑盼者將事於  
陵屬爲郵候亦欲如孔融之謁公家元禮也小

詩附上讀之足知弟情與潦倒矣幸和歌以振我

與龍君善憲使

自甲午拜別金陵凡十有四載鼎鼎祚鬢髮參白也日向枯禪中生活一切世情頗能抹殺唯是米汁兔穎習氣難除醉後耳熱亦不覺烏烏而吟爾然比從游時三河俠少五陵裘馬之意槩颯如凌解矣傳聞吾師風裁雖著而縝密堅定全本德性經文憲武隨所之前世名臣若馬

唐書本傳卷三十一  
三  
端肅楊文襄以出將入相之才建長駕遠馭之  
策然皆從西北起固茲日地吾師翁計日任也  
銘燕然而碑統萬老門人尚有如椽者爲之役  
馬袁寄生董吹笛和武谿之深不足引也敬因  
永昌衛幕廬兒行申祝台候萬里數行浮沈未  
卜回環今昔彌切系瞻

荅劉尹公

台臺往莅春穀垌牧相承旣竊巖瞻夙被河潤  
茲且徼敬亭死水之霸獲 命移玉于敝邑人



所歌舞天必景從自宜默祐道躬禔福庶姓感  
召不爽康泰可期卽當帥闔境揚扈稱慶矣鼎  
小子賤跡苟安學殖久落借蔭寒堦若陟春臺  
而蘭訊下臨芝宇恍接仁溫依日誼切薄雲曷  
任負荷年來杜門聊有副墨亦都膚譎私比于  
述而已仰勞諭及臚列上陳其粗備草而力不  
能付殺青者尚存數種鄙性雖好書家約地偏  
小史諸籍略抄什一唯聽裁示

荅劉元弢

不佞嶷嶷品潛伏甘從蠖屈漸深歲月推遷遂云  
馬齒已長無用於世真罔此生偶隨俗而爲耆  
童心未化實先人而易老衰相見增以爾移跡  
逃虛寧敢覩顏稱慶伯仲機雲才品軾轍聲華  
迺猶俯臆賤辰垂情朽質寵放芳訊誠聯璧而  
擲金過損豐儀勝分桃而啖棗捫衷多媿何真  
以承敬布謝私曷云言旣

荅唐君湜

世人率皆寄生然必有所以爲寄若弟進不能

用世退不能出世罔生幸免荏苒至今顧影疚  
心何敢當祝因壹切辭絕跳身一舫泐回菰蘆  
間凡數日亦足小適也吾兄在遠且亮弟非爲  
文飾者迺勞轉藉名筆俾能始公爲無實之窾  
言弟負過情之虛問卽其文雅馴綜經繹典旋  
讀旋賞而亦旋賞旋媿爾重以嘉貺益所不堪  
敬拜多品豕折附使璧完此已大違弟初念矣  
感懣云何曹先生弟久所心儀者也前秋客金  
陵最久以其時游士雜遝嬾于酬對槩不出而

弟素硜硜不敢先身貴人然曹先生非貴人亦  
復縮胸不前是吾隘也弟文紀得什七亦欲來  
就質之頃與焦漪老業有約幸預爲弟謝小兒  
歸道老嫂尚事攝茲聞平健郎君又出疹可喜  
來時不及河豚候當與兄大醉江鮓也

與韓君陳

春中辱手翰遠使卽以犬馬之年不敢登玄黃  
之筐然已神沃矣是後不能奉仁兄枉教而弟  
亦有胸無心嗣音遂闕川途非逝歲月不居拂

拂條風且至也仁兄道履康愈致足樂乎弟所  
患稍減昨秋顧其根株尚在耳芝朮之暇杜門  
著書聊以自耗十載而來不問生產水田苦澆  
山田苦曠復爲奴輩所私斥賣今牀頭直得數  
萬卷囊中僅可留一錢真謂專愚之士矣吾兄  
聞之將無撫掌大噱耶

又

昨報唐之淳云人率言犬馬之齒然犬司守馬  
司乘皆有益於世若弟者直罔生耳此固仁兄

所習也廼亦援俗謬稱耶贈言之典本出仁人  
救鄉寒族弟壹切謝絕庶免我過情之恥無累  
人窾言之譏而諸丈猶令塵汗曹能始難爲能  
始矣且仁兄落筆妙天下柰何倩人釋騏驥而  
皇皇再索又計之左者也弟避之江上復有騁  
之不置者

荅許靈長明府

世率以文人樵春華而乏秋實史多判循吏于  
儒林曷不向令君觀之置屐得所且知必勝比

一觴咏間已決門下之必能官矣間語所守令  
君以函牛之鼎試烹鮮之技無待其詞之畢而  
喜形於色稱不啻口大較以積弊能清積衰能  
振斯民有心輿誦載道若焦氏旋風之搏空迺  
鵠亭之遺魄也幽明潛貫人鬼叶謀固出令君  
至誠一念耳神之格思上何難獲幸好圖之以  
永終譽弟半通不縮而邦邑之間每聞其政豈  
見黃門稱貞乎一粢獻歲偶爾他避遂稽効駕  
顧獲博珠玉之篇弟卽市居然歲皆掩關日也

發端十字輒足概我生平今之詩敝在不真辟  
如寫照支離其形妄蒙縈手之姣誠則姣矣竟  
是阿誰亦唯老丈可與道此乎重以貺貽將無  
損惠且不敢輒反命金石三編趙錄弟本頗稱  
媿其二載歐集鄭略儻併宋之隸釋近之都楊  
彙而授梓殆自勝事令君治成之暇有意焉三  
十六峰可藏也書記以凍久未印少暖辦上往  
言文淵閣書目及有何鈔本悉見示繡水沈汝  
納孝廉識之否其家有十六國春秋百二十卷



弟撰文紀欲就檢或門下舊識作數字附弟行  
爲望春寒無賴潦落報聞携手敬亭願卽如約  
與焦弱侯太史

鼎祚數年來南輒投樂遊玄武間則以近先生  
之居獲親就也雖稍窺武庫之藏蒐西陽之逸  
然且未得其郭郭而况先生之所爲神髓安所  
望見乎今先生年駸駸屆從心而鼎祚亦六十  
始滿無論鼎之膚陋卽使博古洽聞終恐玩物  
喪志見責有道之門也迺先生俯念賤誕損責

名篇而以文章不朽之盛事相期祝此何能副  
所爲不朽鼎祚者正仰藉先生此文重以豐貺  
益增罔生之媿爾春夏之交非常靈滂先人之  
敝廬幾爲營窟孫輩復相次舉疹積勞成悴因  
循抵今甫及一奉訊函丈昨歲老夫人仙逝其  
時寒宗之客南者方有訛言不敢以隻字通都  
下遂稽首慰疏節極矣文紀業得什七未竟唯  
劉宋元魏兩朝不審鄴架有道藏全部否不則  
當乞玄度丈赴虞山緡閣之久擬渡江叩請大

序且從玄度借書而歲荒食儉遊資闕如然亦  
決意杪秋樞趨有日也附敝不腆及郡學有所  
徼惠主記者代爲緩頰統惟賜省

又

敝郡金太尊爲先生座下人材鋒穎有操介大  
意則務先名教重道化其爲利益吾士民者固  
先生九里之潤也郡學一新馬廣文適董其事  
廣文以丁未子大夫來前職方郎維銘之子故  
快士因質之鼎祚敬以七尺之碑請記於臺端

廣雅釋義卷十二  
鼎祚硜硜之守頗爲郡公所繆知固必先生之  
口角或筆端所及也亦欲藉此以爲酬言遂敢  
代懇唯先生慨然賜允均預有榮施矣且諸士  
之待教於先生者猶何啻耳提面命焉

復蔡拱所

弟冒此虛聲于文實渺窺測兼以賤體憤憤楮  
墨就荒惟違台命是思呻吟之餘牽率削草不  
敢自愛其力技止此耳猶勝眯目人道黑白也

荅汪無如

往客于湖從青山諸君子周還獨無繇一交臂  
門下日相與臨江諷盈盈一水間耳年來杜門  
久矣一日屬傾龍藏而觀之貧兒獲寶喜捧欲  
狂諸所結撰博大精深靡所不有一降格而旁  
及俳諧談言微中亦靡所不可何賦才之特隆  
隆耶門下固大隱金門人也又託之坐隱所爲  
訂譜者儻先示二三則領略大指承命而共穡  
秕之役也庶非窾言敝郡之行賈鳩茲者月無  
虛日良不乏置書郵不敢留紀綱之僕當卽馳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九  
報無敢通拜承貺貽統嗣額布

與韓璧哉少叅

郊外奉祖草草蔬豆寥寥數言弗能抒積年契  
闊也比見閩中當路者以屬國見夷外藩漸撤  
蒿目而慮翁丈旌鉞所屆風采一新當必海波  
不揚島氛永靖矣吾鄉朱方晉陵之間訛言震  
驚占諸五行於鄰之戒未可恃以無虞耳令兄  
澹丈近稍有意略似痿痺蓋悲鬱之後藉酒陶  
寫力或不勝幸問藥于湖久已全愈食飲起居

一一如昨母勤孔懷遠念也

荅項仲旭

昨丈過宛有泛舟之興不減蕪江醜酒也所愧  
乏好好博杜樊川風流一詠耳夏中洪潦三浸  
吾廬幾爲龍子之國者屢矣日事曝書兼拾遺  
穗遂不及相聞問青山社無恙而坐隱先生爲  
之提衡上國一旅之邑敢不悉敕賦以從所委  
爲訂譜役者業已有序有贊僕或爲頌銘而小  
叙之用補闕文唯坐隱先生命然須示闕一二

卷得知其指歸也幸吾丈轉達扇頭題惠便是  
載山重之千文又似襖帖敬什襲藏之矣

荅文起弟

老弟佐理樵川政聲日著世業益光殊自慰藉  
而紅蕉黃柑作供香豔更是宦中佳況豈必阿  
堵滿前耶此俗吏見解不足爲吾文起道也賢  
郎歸承惠手札兼有雙卮之貽損官廚旬日俸  
矣今春僕年及耆卽以酌酒西望而呼文起遙  
相爲壽耳兄弟輩終日團聚但似尋常一經離



索便多悵惘計喬遷在邇汝上之騎可遂良晤  
也郎君婚期郭宅固稱女小需之來歲或亦至  
情茲且趨庭率裁占候向所託說謝耳伯者尚  
意氣翩翩乎併一問之

荅寧國陳令君

台臺撫莅寧川輿誦四播寒門猶密交吟何董  
隣封遙切巖瞻益深河潤先大夫嘗出典貴郡  
數十年後尚獲俎豆於良牧守之庶則越之士  
風厚也鼎祚疏賤敝人杜門自廢生平頗遵未

同之戒不敢爲無因之前耳昨生洲丈介命繆  
有所委偶爾奉諾意若舊例事止六邑初不虞  
郡尊之同舉也郡尊知鼎祚不謂不深然自未  
效隻字之役今迺私有代斷跡涉彼此誼相衡  
決其負誓鉅矣且鼎祚本荒學殖亦乏藻裁拜  
賜華賤過加推挹虛聲冒實良滋媿懣唯是仰  
違雅旨敬當泥首以謝

荅梁三尊

台臺生挺恒山之寶符榮題敬亭之畫軸雖司

寄九府而槩貌重霄世德名材自宜超越至疏  
賤若鼎祚者俛勤晉接送抱推衿載色與笑卽  
一言而識然明于堂下復何讓焉尊世父所爲  
詩式實挾先賢之關鍵作後儔之津梁重以台  
臺仰紹瑞應筆花風傳林竹正始之音良在斯  
矣鼎祚獲從事其間附言不朽則至厚幸也築  
削之役敢不殫心尚有所請質者具在別楮惟  
幾慨示屢損帑頒切慚罄受如子弟之未申一  
縷何湖陰千里舳艫五方輻輳一旦而被茲明

惠播彼頌聲臺端簿計之暇有吾友蔡曦伯者  
相與雅談亦可代臯蘇之釋勞也

與許道甫吏部

弟無事作長安書方翁兄居要地益不敢有所  
置郵也昨秋從次君拜尺一之賜念我深矣生  
平交游晨星相望而終始稱知者昔有君典今  
有翁兄唯是弟自度材性本疏骨相更薄甘自  
退處遂負吹噓年來杜門愈堅瑟居已久時時  
不廢書策董以送此餘晷迺翁兄以雲土擬我

過矣媿矣近頗輯得文紀昉自三代訖于六朝  
旁及二氏凡爲文者隻字必收可三百餘卷此  
書實庶幾述者之業爲來者之津梁恨不獲昕  
夕翁兄相與揚摧且無力授梓足惜也教及盥  
噓臚志良用資暇付吳人刻數卷彼以貲乏中  
止恐竟爲棄物矣弟又欲鉤摘諸類書若藝文  
類聚以下及近代天中記之屬所未載者別爲  
二籍使世人見所未見往雲土亦嘗言之吾老  
且憊當不能成聊抒耿耿于翁兄耳

與梁三府

昨偶見權闢規則何直台臺蘇商之惠政抑經  
國之遠猷也詩式旦夕可竣而刻工以炎天稍  
怠幸發一票督促之四明林君仙客覽足而健  
手諸書並工人且忠信爲海內士夫所重若擘  
窠署書歐率更李北海之碑碣猶當今獨步茲  
有事湖陰屬令叩謁倘有七尺螭首之記文俾  
之臨池實足垂不朽矣固無遜羅伯符也

荅張侍御伯大

先生九十之年萬里之外猶以手書相存問旣  
荷誼高益占神王對兩苾芻驩讚希有且聞先  
生近復長齋白太傅蘇長公皆再來人然不能  
斷口腹之欲香山解齋開酒累形篇章眉山有  
黃州煮肉之訣惠州羊肉之謔所噉固不止五  
淨也先生勝之遠矣奉倚玉集則和唐詩又與  
坡仙之和陶相媲美屬題數語敬如命直是著  
穢佛頭耳罪過罪過附往黃蘗心要一冊少資  
悟力鼎祚老無所營亦但借此中過活何得公

牙後慧也觀吾丈頃已歸道山多男而有一二  
未婚者知先生厚念以聞是後先生有書置周  
道長所鼎祚可便奉報也率爾數行巴濤峨眉雪  
歧子望之

荅管涵虛

昔從尊先公于騎竹之年是後金陵驛水間一  
別如雨昨晤足下文采翩翩綽有鳳毛可喜也  
尋走奉請則策及國門之外矣所見命者初言  
敘張公子時稭適承手勅復云序詩當或有一



俟耶幸惟定示

荅吳本如方伯

明公冲夷超卓若裴丞相蘇長公輩都是再來  
子瞻爲杭大著聲績然止一郡而明公轄廣位  
尊福澤所臨功德無量所謂以治世出世者也  
往有附訊聊勤仰止至所爲覺我示我者則目  
擊道存或當面領棒喝耳救郡尠可游故鼎祚  
杜門之日多頃者嘉賓丈過里中頗相昕夕此  
兄性根極利雅度自如向上一着異日必能佐







每欲灑涕詎止馳思而已姪年且六十一矣終  
歲杜門宗戚之聚晤伯不得已一山泉之眺聽什  
不得一含飴弄孫之外不得已以其餘晷仍寄  
諸書生合作蠹蟲鑽它故紙因自戲稱蟬隱居  
此意堇可與老叔道之亦以近狀災荒逋貸除  
貧與病無可道者耳二弟翩翩恂恂文行具美  
固是吾族後來之雋要由吾叔積厚之貽也觀  
省便率申台候北望隆中想卧龍之故廬明使  
君得撫而存之士何可以隱顯槩英雄哉更附

一嘅

荅陸君啓進士

仁兄褻然高第自是固有然猶旅羣子大夫也  
不知玉堂一片地將屬何人邪讀仁兄感懷詩  
言近指超顧甬涉世奈何卽欲厭薄之薄世之  
與濡世均非也曷不若長卿之慢慢倩倩之玩乎  
以仁兄才實宜出而應世非可與彼依約優游  
者比跡矣往從趙涇縣一奉手教及一扇其一  
浮沈矣所爲太夫人祝者幸詳示懿行俾弟或

爲贊爲頌庶足備彤管之采若壽詩陳陳相因  
夥夥無奇也劉侔勒馬見投立表索報安及於  
媿媿救郡有白廣文先生可作置郵耳

荅公衍弟

老弟冲夷簡靖大饒應世之具嘉問益播宦道  
漸通爲衰門蔭映有餘幸矣鄙人歲邁食貧鍵  
門自廢猶聞輦下有射空而切水者不亦太勞  
乎想左右往聞之必付一笑也手翰見及念及  
先人以爲從祀喜初先人治命無事於此而郡

臺旬日立舉非不肖所及與聞亦聽之而已鄉  
族近狀舉國若狂信信蕩蕩無地可免老弟從  
家報聞之又必付一嘅也數年來含飴弄孫之  
暇頗成文紀一書冊以百計力難授梓聊藏之  
敝笥以待後或有同好者耳所可爲吾公衍道  
者堇有此郎曹之遷定在旦夕儻奉使一過里  
門老夫蒼然之顏良用慰藉日幾幾望之

荅蕪湖張太華

鳩茲僕累遊地先嘗習王魯諸君已有張太乙



子美以十數寓公僑客衲子歌兒無不識之來  
初後來之僑猶謂有待迺不及一把太華先生  
之袂殊闕事也往年仁兄挾令子過宛上非千  
載一觀乎迺坐復失之僕閉關人耳公家方且  
馳騁爲世用抑何難一衣帶水裹足不出耶長  
箋斐亶若接聲歎昔人言書次於面故知不若  
面親矣七解七喻纒璧貫珠枚叔陳思之流制  
義則奇不翔怪正不涉詮益稱合作新學使頗  
格外拔人若賢父子者定當置向歆彪固間青

青者衿無足犄角也辱命爲糠粃之引于三七  
僕非其人然以附千里良願使者行迫嗣圖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王百穀

王先生年七十踰耶鼎祚亦六十有二矣每從人誦一二高篇齒宿意新不必問先生良飯健步履壽可徵矣老成凋謝畫江而左獨賴王先生撐半壁天自當錫公純嘏永永無極耳不知

能與我幾齡爲先生負笈而撰杖屨否敝郡別  
乘梁公故趙國太宰鳴泉公難弟文采風流復  
嫺吏治往來東未及走謁王先生是山游不陟  
秦岱水汎不窺滄溟也豈非闕事鼎祚敢爲介  
于左右近製倘揮數紙示我乎何止代面譚實  
佩心印也企之望之

荅廣德邵使君

鼎祚自辛卯北還絕意名場瑟居匿景然亦飲  
酒讀書不敢塗泥臥草以爲恠至有過存亦不

敢鑿坏樹棘以爲高生平之竊自擬日不載刺  
亦不滅刺不掃門亦不閉門以優游卒歲而已  
顧有天幸多獲奉貴邑之賢士大夫而事之雖  
以追厚先人故而聲調之符雲霞之契有溢于  
縞紵衿帶之外者明公紹雕龍之世胄擅繡虎  
之雄才行鮮皎日氣薄高雲海內之士所願承  
響而拜風依光而長價久矣若鼎祚一介陳人  
往從燕邸陪駿影于金臺昨過陵陽枉鸞和于  
葦戶于焉時迫遂值星言尚闕一頓之供何論

十日之飲桃川故敝郡之東略也仁聲廣被惠澤遐宣河潤所漸寧直九里迺辱篤交循類俯頒芝檢遙挹蘭芳斐聲深心璀璨敘目胡然而烝烝殷殷之摯至乎重以精鏐之賜無殊加璧之勤稔聞茹蘗食冰當令費彼月俸爾姚墟大業開裘尺頭便知遷固在握矣使命遄旋辰莅午發濡毫率謝不旣欲陳

荅葉順義

敬亭執別夏籥復周伏聞新政方隆清望漸著

且密邇 輦轂之下所謂河潤九里冀京師并  
蒙其福也手教邑務繁劇此誠勞人之職非所  
以拔高賢然本利器亦惟盤根錯節始別耳翁  
丈時雨之化旣在宛陵之士心春飴之誦猶傳  
寧陽之人口君子蘭芳無適非好亦久而愈芬  
不佞弟夙忝襟帶之契實切擊抃之驩而已林  
仙客近自蕪湖過此周旋彌月每望庠西軒竹  
翠色森森相與憶主人風度不淺也秋令將屆  
燕地早寒唯爲國珍衛

荅何令公

當塗爲開天之首地控陪都之上游故有土之  
寄不以輕畀往往爲名卿大夫顯赫當世若今  
章公元禮者非其一人乎重以台臺學殖淵涵  
遠窺滄海之涘文思霞涌高建赤城之標將應  
符于六階迺試錦于三輔嘉績特隆芳聲遐被  
昔言中牟無文元城無政通才儷舉是在君侯  
鼎祚一介陳人也少逐逐以無成老冉冉而久  
至卽有篡術亦猶勞者之邪許病者之呻吟不



自意誤入仁明之聰聽當繇鴻度并苞織品取  
備聊置燕石于廡下收馬勃于籠中耳雅勅下  
頒若有響邇陳誼旣厚託心非遙至夫采績陸  
離體氣高妙則固其餘波所潤膚雲時出也嗣  
宗白眼嘗締交于山王正平滅刺每傾服于北  
海人各有合非庸衆所知鼎祚不能希蹤古人  
之奇勝而顧欲倣顰其疵類耶倘麟麟之音次  
于宛上當望紫氣而占真人之東行願候以茲

日

與張生洲

翁丈恬靖自將處無競之地而當路迺自有知之者榮陟縉雲頗稱劇要古人所爲折衝尊俎運籌帷帳者此其任也比者諸方多釁遼左猶危脫巾之呼流矢之憤往往見告恐不得常晏然無事而已它年之仗鉞重寄蘊藉今日願吾丈圖之仰拜翰教媿媿若對鼎祚哀謝之人里居自廢良晤時疏一遠芳塵復勤想注因循歲月以至于斯信人發後異聞日變士風薄惡夷

貂何殊卽夔伏鼠竄尚恐及焉又曷敢褰裳就  
之乎遙向翁丈惟有浩歎耳茲因李君汝濟北  
上便率奉居起李君爲弟家塾師者數年與寒  
族世戚其人文雅而忠實雖曰功曹來然非其  
好也聞往亦嘗通典謁諒知其無他矣

與吳本如憲長

往歲從葉憲使仰奉教敕且汲引先大夫之祀  
典也感戢無量適常山李丞便附一緘及八代  
詩乘文紀凡例而其時明公方捧表北上且留

連皖歛黃白之間計此終當浮沉耳汪潘諸君  
嘗盛傳明公禪那之外精治于詩又竊誦范穆  
其帙首數行言簡縕深詩與禪本相通而今之  
禪與詩迺交爲敝一二性根小利動輒以舍筏  
解裝爲得手而上焉者曼衍無家昌被自恣下  
則墮阮落塹不復能自拔矣門下材力並至定  
宜華實兼收何可以常度測也頃者車騎出于  
宛上鼎祚先人之廬與瞿石兄止一橋隔青蓮  
所謂兩水夾明鏡者其地也麟麟之音過而不

存末由効駕因知關令望紫氣而下真人此猶  
龍氏所爲授五千言也生平足未踏西湖面不  
識雲棲老宿亦是未了公案來春瓢笠所寄三  
竺孤山肯容我跡乎金商薦涼玉體調適天胙  
明德無需祝言

荅王元禎

方今之博物君子非翁丈其人耶其謂弟則吾  
臭味實好讀書一念也弟嘗言古者述而不作  
今者作而不述蓋信古乃能述不知亦可作以

爲笑然實中今時大弊顧弟墮不文之地孤子  
當室受垂堂之戒水不江陸不騎其于士大夫  
多所見少所游聞人間有奇書輒色奮神往然  
不欲爲借之一癡以故生平好讀書而鮮藏書  
今老矣何敢望吾丈萬分一詞林考以前無此  
書以後直宜有此書何徒藝苑之功人亦是昭  
代之信史所慮闕漏卽博博者不免必其求備殺  
青何時第須代益耳至近物故者當云續不當  
遺也承徵及先人及吾宗輩併弟所記憶前之

遺者擬爲一帙偶有人山壽宗長之行勢不得  
緩使者亦亟欲南也弟自癸卯來杜門八年而  
爲文紀者百餘冊上昉羲農下訖陳隋旁摭釋  
道鬼神大校如馮氏詩紀之例恨不及時時就  
劉孝標陸澄如翁丈者相叅校聞信人期春中  
來南其時弟閱藏朝天官當携請面質耳弟與  
丈猶之磁于金芥于珀見則合不見則物自物  
何神異之有頃越一時有兩君子胡孝轅沈汝  
納嗜言古蒐奇互相駁難致足樂也良書損貺亟

荷軫存天曷使一衣帶水分吳楚乎則感愴系  
之矣弟年踰四十絕意名場衰相漸現我翁丈  
猶能鼓餘勇而取前茅俾弟爲司徒之子陵魏  
公之雲卿可爾人各有志豈必咄咄不下耶且  
藉此每得致塵尾于秦淮長干間談逍遙而敘  
契濶寧非快事倘明春果來幸更望外也諭及  
升菴選詩弟從未之見所有外編拾遺之流他  
雜集十數種有異魚圖贊而無百琲明珠異魚  
莖有贊無圖明于南邸兩借錄爲便弟非鑽核



人翁丈亦不作帳中秘者屢年弟於弱侯先生  
皆然也童氏所刻噬噓臚志彼力乏中止便成  
廢棄可惜可歎

又

門下猶之海也百川所匯無擇細流萬品所儲  
何止瑰異卽蹄涔蠡測若不佞弟輩能自外于  
苞育乎往嘗與劉子威焦弱侯兩公言書能一  
人讀不能一人藏馮開之及海虞趙玄度曾約  
弟集海內藏書家每三年則一會于南都或武

林各出所得互相傳鈔西北則須二三好事者亦如我東南而有力者擇登諸梓誠千載勝事也今世類束書而務游談難與言此矣翁丈烏衣佳話諸種特滄瀛之一漚耳惜其刻鮮佳聞頃有青箱餘者旋當出出貧子獲寶歡喜無量弟年來頗有所述庶望大君子之後塵卽前所云文紀百冊者財絀旣不能舉羸性僻又不能請謁姑且置之高閣其他叢殘衰嬾未竟未佞弟之與翁丈實爲金石之心盟豈獨草木之臭味

而乃有所固靳耶玄對僅三卷刻者以其家他  
妨暫止明春竣當寄上

荅金兵尊

釣臺莅郡三年凡阜安而茂正之者靡所不蕪  
至其物我一體惻怛一念蓋有人所不盡知而  
天獨知之者徼天之靈猶屬寓下大氏福澤所  
臨自有分數多幸者則多獲我郡是也鼎祚一  
介陳人初無紹介忽遘特知且不在區區文字  
之間而在硜硜信果之末卽鼎祚之千載一遇

者亦不止剪紱推轂之勤而于師承辟咥之詔  
今雖心神依邇儀刑疎逖迺知孔門諸賢疏附  
後先周旋不舍良有以矣鼎祚斯夕思惟行百  
里者九十半所可勉策未塗力守素履尚不爲  
名教罪人爲門墻畔士然何足仰報萬一昔大  
德尊宿訶罵掌摑悉是提撕反得了悟釣臺其  
終不靳此法恩成我與生我等耳伏傳秉憲以  
來改觀易聽灑然一新決事如流當庭如水要  
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梁肉藥石皆

養生也又聞台候日用飲食過從減薄恐不勝  
勞左右者旣爲木吏更多鵠形夫廉不遺身儉  
不偪下抑或當消息而時行乎台翰俯頒儼若  
立侍兼賜分俸良具臘資盥讀拜登佩懷耿切  
鼎祚自執別後時時入山稍葺舊居損產償逋  
析餘兒輩焦先生近書至相約開歲就繙道藏  
文紀業竣便得作無事人未必能從諸大夫有  
如盛旨倘操一瓢扈六傳于九子之峰了名山  
之負爲願承諭疑端不省何起原自不存亦何

復論澄公以石虎爲海瀕所謂鑊湯中好避暑也雖然鼎祚去此地正遠直任之而已

荅潘景升

仁兄屢翰相及不遐我矣吾宗諸子俱已濫亾異姓弟兄亦漸淪落弟年六十三自不宜宿于外且遊資空乏何肯改生平之無求裹足不出門者凡六歲于斯也往承訓爲山川志先是何賓岩慎蒙泉皆爲之弟竊怪此事近代名能文者並不得一好游記李于鱗抵掌泰山封禪而

記華山實不似叔敖之優孟也他如舉子策以  
峰巒泉壑代漢唐宋敘事而已山海經古而不  
暢無已其鄙道元之注水經乎今率動稱秦漢  
有彼索虜人一佳語否所惠示黃山者直負却  
軒轅黃帝幸有吾兄三記耳死陵自謝李詩外  
餘亦依樣畫葫蘆嗣當錄寄巨史雖屬戲劇大  
有精理弟性顛愚如稚川之不識博局幾道林  
處士之不能擔糞着棋然固知與打馬圖並傳  
不朽也弟百事都廢唯於文字氣習難除近輯

文紀及百冊凡例附閱省弟意所存云爾此後  
一無事人矣春夏之交欲就朝天宮緡道藏采  
入前紀仁兄倘來金陵覓我于周道士挹紫樓  
一晤爲願于宣兄信宿

報契濶之

懷如何可述

荅張范之

仁兄才情旣富學殖復優讀暇嘯寔若登蘇門  
聞孫登鸞鳳之音試草雅馴若與弘正諸先正  
游而加以近代之奇奧瞻麗固知家學淵源亦



自天心培篤不然何其左右之咸宜而今古之兼獲也頃者榮侍來郡此良晤之會耳奈何聞所聞不見所見而去乎良書俯頒實次于面然不逮把手劇談之爲歡暘也僕衰且賤卽郡中知之特似信陵之引車而過毛薛益顯高節胡嫌之避焉紹和丈千里神交累勤聞問以吾兄之尺有咫且阻譚笑知希雖貴同心頗難言之惘惘一緘附上佳筭汗訖不足出入懷袖也腆儀心領藉使奉報青弋衣帶水後日倘乘興剡

溪之棹幸無中返

荅張紹和

往所郵上才記姓名昨春閱南宮之得雋者不  
載仁兄豈主司頭腦冬烘耶拜教命之辱始知  
尊甫翁先生僊僊乎遊也讀禮之次端居多暇  
昔稱三餘此又其一大抵精思微言多得之茹  
辛集藜葢窮其必殫之才而極其無涯之智豈  
與彼膚立骨騰者可同日語哉新撰卽縣國門  
俾見所未見乎于時作者全出尤盛七閩足下

獨鵲起清漳虎步瀛海僕衰謝之人何能奉鞭  
弭周旋中原但有馮軾而觀耳足下固文苑有  
心人也有華宗春穀長可爲地主太白依陽冰  
于當塗青山采石遂傳千古足念也所爲尊先  
公誅者自是僕挂劔之心絮酒之誼筮之兄縣  
役行遄俟以異日

荅王昭文

丙午秋跡仁兄于金陵而不得心疑之然未敢  
遽疑及尊甫府君拜翰之辱則府君果仙游數

載也鼎祚衰慵益甚堊戶瑟居遂不能輕千里  
而致東芻有媿南州多矣足下垂天之翼培風  
且久奈何猶六月息耶奉笙鶴軒艸誦之泠然  
音挹之皎然色大業已具榮名之至固自有期  
卽士範尚賈勇于三北收功于一旅如所教及  
况以吾兄才方恐捉鼻不免也別諭事出寒宗  
僕生平無諍一時國中藉藉謂負在彼虛舟飄  
瓦亦何心焉讀書三十年所得力者在此信人  
南駕計明春夏之交當扶老來相從長于高坐

間噉起麪餅耳是後公等爲輦上君子不復仰  
援矣屬題太玉者冊子領在小暇爲之必無爽  
正不欲草草塞責也子謙兄手談想更無兩善  
飯乎往見字書今成否并問

又

尊太公府君所爲不朽者當以如椽之筆若司  
成兄所謂有道之碑無媿辭者也此兄被播以  
來頗能自達而四方問慰不無竿牘之擾非直  
徵文而已弟日夕慙慙之幸獲報命此於弟無

勞亦了此一念耳因憶古者名賢之歿同時爲  
誅者多數十人無論貴賤疏戚亦不必皆出其  
子弟乞請此厚道也弟文紀事竣仍圖有以執  
役于府君六年間弟杜門不出偶赴淳友之約  
相羊于玄暉之所望三湖者踰旬而返遂奉手  
教又儼再晤風翻久培直搏扶搖而上在明秋  
之候矣弟可由搶榆枋而快覩也太玉樓詩時  
併諾責惟照在韻補賦君大序猶齒及鄙  
姓名乎讀之感愴附謝

荅楊使君太原

西北半壁天仗台臺爲之撐持款市之役徇則  
損威拂則啓釁非有濶達之材沈幾之識若我  
大君侯者安能使仁義並施羶裘帖服乎頃聞  
請封若晉年順義故事晉年方大司馬開府雲  
中實主畫焉而方公先由敝郡起我君侯任在  
軍要復預茲舉迺敝郡固國家名臣發跡之地  
也翰教遠頒儼然對侍因念台臺爲理四年爲  
惠百世仰毗長吏旁澤隣封卽鼎祚辱賤陳人

特蒙顧遇敬亭執別如失所天至於衆心羣口  
愈久愈明所謂去後依依者又何止一人一隅  
而已金府君吧咭在陟拂衣渡江孝思高蹈兩  
得之矣然如六郡之缺望何郡中近事日紛寒  
宗多構非復向來清平光景鼎祚堦戶尚堅讀  
書自若幸不負明訓以黠門墻爾胡沙代雪葆  
衛惟宜孔邇之懷曷旣卷切

奉金兵尊

台臺爲畿南留一日卽有爲十世澤者而不以



一日易益權之審矣初得訊闔郡驚呼然猶恃  
撫監之必梏其行而鼎祚謂必不然神駿千里  
非御者所可繫維翔鳳千仞豈羅者所可得俯  
而窺耶台從初旋承驪聚順孝養之忱高尚之  
蹈蓋具有之唯茲民士方圖是祝是祉畫文翁  
之像寄畏壘之思七尺豐碑自當有大手筆爲  
之辭鼎祚輩特從役畚鍤而已伏念鼎一介枯  
木朽株台臺文之以丹雘飭之以雕幾夫豈不  
知其不可要以大造之中無棄物大匠之側有

曲材亦庶備藥籠之遺爐鞴之末乎局促難前  
桑榆易謝尺幅已定寸報曷由耿耿有懷仰負  
顧遇以迨沒齒真自恨自慙所謂感極而繼之  
以泣者也頃者追扳靡及翹跂徒殷東南來蘇  
之望尚有需于撫我不識鼎祚更能顛倒衣裳  
一瞻袞鉞否不斐蕪言所效于郡邑之冊軸者  
業且贅矣復附一卷陳陳相因益滋其陋特是  
無已鄙衷董可藉是杼寫爾明春崇祠告成碣  
文副墨顯戒申布道候江之永矣北首神越

又

施生還獲聞福履清勝而太公太夫人日益康健此自天欲代我士民之申報萬一耳台臺定省之暇精進名理此又天祐 國家以需後日舉而措之爾今者黨事不似漢之季而有似宋之盛也然宋時所爲三黨者猶皆君子今則邪小叅之矣我夫子非自了漢也無能仰屋竊歎而袖手旁觀乎故鼎祚以台臺之隱見或見而中外皆足卜天下之安危非調言也祠祝之建

闔郡同心業有成緒惟是碣文所關最重顧鼎  
祚人微當自有私記傳之後世亦必有知鼎祚  
之非調者寡嫂劉氏頃下部劄已蒙 旌命矣  
幽明荷恩筆舌豈悉舉家遙控首謝而已吳福  
生褒然騰踔我夫子之造就有自藻鑑愈明至  
此猶驗也因便北首敬訊台候梁雲吳月瞻注  
無量

又

昨冬吳福生北首敬附寸函奉候台社而福生

行遲恐不能紆道計春後可詣或從郵中致上  
也是後敝地郡邑之事一大變矣是非倒置黑  
白溷淆自建邦設吏以來未有若此時之不公  
不平至怪至險者也細思鈞臺莅郡則六邑熙  
熙若春登秉憲則六郡肅肅如霜立而且羣吏  
之中品獲以保全諸臺之官評有所質正錢神  
無由能靈私揭不敢公肆自今邈昔其殆大庭  
粟陸之世乎迺知時無常泰民難遇天所以望  
崇祠而懷明德猶諸臨河洛而思禹功爾鼎祚

數年以來大半鄉居杜門却掃宗戚罕面非特  
遠府寺之地而已而門內之釁孽橫生疑詆叢  
至事幾銷骨時切戒心竊念心實無因致是然在  
先賢處之當必有道夙忝門墻之末不識夫子  
何以訓我也

又

昨夏朱吏還奉手勅知太老先生在彌留之際  
今夏朱生還載奉手勅迺知太夫人相踵僊逝  
也曷任怛怛台臺孺慕自天明發有懷其何已

已然期有必盡聖詰不免且至是而我高堂之  
福壽始全孝子之榮哀益備誠亦可以無憾矣  
鼎祚所爲陳諸几筵者雖極不文然頗庶幾志  
其大者焉仰惟台臺節哀彊食務圖其大毀不  
滅性戚不越祥固有天則君子養其身將以有  
爲也前者浩然而歸後者翻然而出君親之義  
章明兩著此海內所喁喁祝願匪小子一人之  
私而已鼎祚望七七之年精力頓憊齒目作楚行  
步多躓涉卷卽忘何敢遠冀惟是夙受特知一

息尚存又何敢不勉津梁所及當無簡斥永言  
承之頃來里氛甚惡出門有礙欲避無方豺虎  
叢中幸而脫跡皆台臺之教芘也別踰三秋塗  
邁千里伸紙發函感愴橫集

荅許靈長

宛陵自玄暉莅郡以來文采風流標映千載縕  
氣集靈至於今而有明公秉郡憲以瀟家之名  
理開藝苑之鴻裁則又小謝之所孫治績而讓  
全能者也豈非山川之厚幸士民之良願哉至



夙奉襟帶之交預同聲調之末若鼎祚者卽生  
平不敢干一人關一說而撫我誨我俾末路獲  
以優游殖學不遂荒落喜可知矣昨從杜生所  
仰來寶翰恍若披雲恭閱金經儼如灑露舊研  
米熟餘瀼也惠懷及行卷諸篇清約不煩幽遠  
饒致直是正始之音且臨池精絕舊觀頓還當  
今獨步非公而誰辱命鼎祚爲糠粃之引往憶  
擬題各詠師古匠心離合雙美須受大集盡讀  
之勉撰片言庶稱揚扆近見南錄序謂文六經

之萃也幾而爲小說詩三百之遺也幾而爲巷  
曲最中今時之極弊大集出其挽回世道之一  
機乎扇頭二詩匪敢爲報正以表縷縷一念而  
已別後鼎祚多田居避喧息影輒數月不入市  
杜生遠在隣邑莫由卽致茲其行猶并州竹馬  
之迎而鼎祚亦心與俱東也敬申台候騶御之  
臨嗣當効駕

荅李廣文

經師易人師難以吾丈之端醴準抱真所爲人

師也練川名士之藪卽一婁子柔斯夕在門下  
函丈之間致足樂矣不佞弟本懼塞無長自廢  
且久年來多狗馬之疾衰相盡現學殖漸荒頃  
畢十歲之心力爲文紀一書將近百冊此庶可  
稱述而家誦不能舉羸當束之高閣耳翁丈軫  
及衿帶惠以芳訊重以清品疇管周旋炯然心  
目下徵鄙製雖復陳陳自知頗審尚不敢以菑  
木少時舊刻聊付使者印納益倍慙焉他所流  
行者使傳鄴架皆已有之亦適弟家偶無成帙

也故職方殷君開美徐宗伯之子孺旭孺毅並  
爲弟友其後人克荷否殷君有遺稿出乎并乞  
見示

荅管侍御

諺有之老人不記近事記遠事弟唯記與翁丈  
同學觀復樓時耳若翁丈出爲循吏入爲直臣  
身名俱泰而賢郎衰然聯舉謨烈重光但有讚  
歎至不敢一有所援者其庶侯司徒之子陵張  
魏公之雲卿乎衰年積病半在鄉居于翁丈左

右疏節極矣仰承雲翰垂軫泥潛且及先從兄  
之亾後也其人荒于酒而毫於吝各自管已然寄  
居隣邑絕跡宗親以故生前之計盡屬含糊死  
後之孤並無所托遂使內釁外侮一時踵至而  
其內動止不常語言多舛又復似之彼家事弟  
初不預也重勤雅命當爲處分名分本明情理  
具在然未卜能辦此否也

荅湯義仍

弟多山居無由致訊比聞使詣嘉賓兄跡之去

矣人生漸老必回思騎竹嬉遊處弟與兄况猶  
黍聲氣之末締羣紀之交耶吾兄奉尊慈而撫  
愛俊致足樂也弟不善作生活兒輩又不好紙  
筆敗絮何慙聊用自解敝郡無一足語者兄往  
所習也惟一嘉賓時相對頃弟內覺頗深彼外  
訖不少富貴固宜畏人貧賤復難肆志末路殊  
淹安身無所仁兄更何以振之弟年來向衰日  
夜寤寐願見兄卽嘉賓以一把臂爲幸且本寧  
方在南浮江不十日抵石頭城下矣劉君來將

爲我輩佐榜人兄寧乏剡中興乎文紀竣事可  
百冊遠不能郵亦欲面晤乞得大序耳惠集脫  
第十二卷或未刻望寄補弟時時置案頭若干  
佛名經也

又

奉手教知翁丈行抵章門爲封姨波臣所尼惘  
然者久之管人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此興寧無  
再乘乎望之望之宜伶來三戶之邑三家之村  
無可愛助然吳越樂部往至者未有如若曹之

盛行要以牡丹邯鄲傳重耳而皆不能演什三  
此中唯得陳上枝一人乃其徒時時齟齬之不  
休可笑也敝鄉吉禮多在冬底極作戲劇而宜  
伶忽遄歸潦略附訊尚冀嗣音

荅棲霞通公

東南名宿先後淪落卽有一二名雖行化實起  
諍心遂滋多口吾師歸然獨存矚然不滓真是  
棟梁大法也弟子信道不篤與日俱遷耳順之  
年忽焉已過仰負恩獎媿矣媿矣惠寄六言十



首輞川遺韻聊以七言相報非敢寸筵冒叩洪  
鐘也唯一笑置之漪老耄齡累經此變其胡以  
堪賴迺公夙達禪理定能割愛不作西河之戚  
耳奈何奈何

荅鮑令君

台臺北首之旬日而所聞遂頓異然不虞顛倒  
繆亂邪互回曲至若斯也然自小民之外人心  
死矣張官置吏凡以爲民君侯旣已得民矣他  
何問焉三代之直七尺之碑終應有在至若豪

賢標樹要自有時嘉魚方大司馬者先大夫同年也初令宜興年甚少以鑄秩去尋錄郎出守吾郡清嚴絕俗而總六郡迎景藩省費不貲雖遷憲東粵復以南牀論郡事調其後撫雲中定東封爲千百年計宮保勛蔭極一時之寵榮固管令宜興鑄秩者也願君侯圖其遠且大者無以目前嗷嗷也往君侯每言遷一官便告歸讀書十年而後出卽今時勢似宜緩三數年考古則同馬之資治通鑑荆川之史纂左編通今則

吾學編昭代典則等比皆當亟讀是外文選諸書  
煩難勝載殆詞賦雕蟲之技也亦願君侯之圖  
其遠且大者而已役還獲奉華札辭平氣和始  
誦之喟然歎已而爽然自失也君子之所養可  
知矣不佞內覺日深山居日僻近稍料理舊草  
聊且藏之笥中吳蜀萬里不能就知我者相印  
正爾

與龍君善憲使

先生生西南而助名顯于西北迺累有中扼之

者何直指後疏亦足以明先生之志而申其枉  
矣近時臺省如沸如狂董得此御史耳我東方  
半壁不知獲望衮繡之光否選先生肥白玉立  
暎蔭久歷邊塵抑將無少損瑩然之質乎若鼎  
祚則跼蹐老醜頽然一翁也嘗殫十數年之功  
而爲文紀一書遡自洪古訖於六朝旁及二氏  
凡一百冊聞楊公修齡者有大材度齟臺財力  
宿富卽徽郡諸大家不過費連朝之餉爾先生  
能有意致之耶拙草頃稍料理大略可十數冊

倘成更就先生乞序焉鰲鼉宇世丈行邁甚信管  
率布台候蕭颯情態具見矣知先生惟有憐之  
也

與唐君平

仁兄太原治行卓然矚然迺欲援雕蟲之技損  
威鳳之儀此其所由來遠矣管者求一士皇皇  
患不得今者管一賢夢夢若不勝不可以觀世  
乎公是必明至寶難闕琢而益瑩鍊而愈精願  
仁兄之善藏以大用之也昨冬車騎過里門值

孫輩疹於莊居弟方挾醫省視則信人不宿駕  
行矣十年契濶六袞弟兄遂不能以卮酒相勞  
藉惋悵云何年來作文紀一書業成百冊尚有  
道藏未竟旦夕將來冶城一了此局握手掀髯  
在大小長干間耳

與趙仁父廷評

宣武言別二十餘年初謂人生豈若鹿豕常相  
羣聚翁丈方壯負異材定當雄飛萬里必有相  
值之時今則君處北海我處南海馬牛之風且

無及矣遼左孤懸奴酋叵測驅人牛而畊牧內地趙營平不必據鞍健固可用也 國家無事輕棄材至有事每歎乏材膠萊可杭一潮耳翁丈能偃然高臥乎舍弟慶往職大嵩踉蹌罷歸貧不能挈其妻孥閱歲始來因藉郵候倘蒙惠力俾不爲窮海之久羈免于醉尉之呵詰此弟同祖諸昆故敢望施不報也湯義仍兄以善唱新辭樂部送弟處秋中特訪我赤鑄宛水之間翁丈肯挾別後驚人詩駿馬寶劍翩然作一晤

亦奇邁矣便敢以慶爲前導扇頭二詩皆年奉  
送者正欲翁丈之念存往而臨顧我跛子望之

荅蘊璞

鼎祚自吾師移錫後絕不見一人不作一事乃  
復病魔見侵齒目作楚重以苦嗽胸脅痰飲自  
季秋至今迄無寧日實惟有大醫王之欽想耳  
人生五六十外孰非可行之時亦孰非可行之  
病聽之而已此末季孰非風波之地亦孰非風  
波之人中流自在在老師聽之而已慈訓見存



若灑甘露扇頭揮妙穆如清風覺拂拂猶有生  
氣辱委序四悉極所願承政恐佛頭不堪着穢  
也屬嗽方甚屢更醫手高弟所論聞未卽報命  
雙魚西上當寄至石頭不敢爽

與韓君陳

足下高臥淳湖而不一渡廬江卽此知吾兄爲  
遠志矣自家別後忽及蜡期管言百日蜡而一  
日澤弟窮愁逐逐閉戶繙書庶幾千古之友耳  
何能一日之澤焉吾目中所接若兄之才鋒勝

上固是希有倘能記讀半袁豹必不作菩薩位  
中人韶年兼識但減博士之寸晷損籌計之頃  
刻便足了此金陵自古奇異之士如陶弘景者  
弟有其遺集二冊真誥十卷真靈位業圖一卷  
內丹賦一卷登真隱訣三卷刀劍錄一卷半在  
道藏中今天下道藏不數處有之卽有之亦十  
缺八九弟意欲彙此幾種其刻爲陶隱居集撰  
吾兄固其鄉後俊也亦有意乎如何古樂苑以  
印者衆頗稍漫漶修畢當印寄齋頭終不敢逋

又

弟初意升堂拜母自猶子之情設且佳招再四  
不敢爽期迺我丈以賓賓我豐庖盛樂有加無  
已陶陶承夕不無賞心而處非其據亦不無負  
汗也道經石臼距筇山特尺有只點蒼澄碧惜  
不把吾兄之袂相與浩歌耳別後留大舅家一  
日夜絕維去廿七午抵舍則催租之吏與徵文  
之使雜沓於門而武林有貴客待晤境上矣乃  
知三湖之濱鱸魚舫鴨真足自老何苦用姓名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落人間哉人夜倦極目復作花口授數行附謝  
聚散爲懷計當同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終